

文艺评论

生态文明：海洋文学写作的新境界

□傅修海

海洋是流动的世界,是开阔的世界,是深广的世界。海洋文化是活态的文化,是生态的文化,自然是包容的文化。中华文化素有包容更生的传统,不仅拥有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的海洋文化,也有着勇于探索、崇尚和谐的精神,中华海洋文明不仅是中华原生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与中华农业文明相辅相成。

海洋文化是所有濒海国家、岛屿国家开发利用海洋进程中产生的历史性文化事象。海洋文学不过是海洋文化的一部分,它的本质就是人类在海洋书写中所展示的对于世界体系的理解、对于人类文明自身的审视与思考,对于人类美好生活本身的当下理解与未来畅想。尽管对于什么是海洋文学,目前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而清晰的界定,但对于海洋文学的题材性、类型化的认知则是共同的。可见,海洋文学理解的滞后和狭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于海洋的认识、理解和想象,还停留在前现代和现代时期,还停留在对人类早期文明的怀念、对工业文明时期的爱恨交加阶段。到如今,立足当下,在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与未来的参照下,在生态文明已经成为世界大势的情境之下,重新思考新的海洋文化视野下的海洋文学,无疑应该有着不一样的书写和叙事境界。

作家张炜认为,现代写作者已经无法回避海洋这个大角色,它和文学

史悠久的荒野书写可以作对应的理解,应该从作品和作家的格局与气度这个意义上考察海洋和文学的关系,因为杰出的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拥有大海般的浩瀚。也就是说,海洋文学不仅是文学题材、作品内容问题,更是文学家的文学视野和理念问题,更是现代世界观、宇宙观和新的生态文明视野的确立的表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家不仅要有故土之恩,也要有水土之恩,也要有陆地世界的跋涉探索,也要有海洋水世界的搏击远航,不仅要有人类本质力量现实化的勇敢无畏与自信的肯定理解,也要有万物共生、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与开阔共情。

由此可见,海洋文学的新境界,首先要求的是海洋文学书写者悦纳海洋、放眼生态文明的“心”境界,即应该要有新时期的海洋观。海洋文学的作者对海洋的认知,既要在人类开拓史角度上,继续抱有对海洋的亲切和敬畏(包括无畏)的理解,也要站在人类生态文明的高度上,确立陆地与海洋多元和谐共处、悦纳并己式的辩证依存理念。陆地固然是人类的皈依,然而海洋从来也是人类的家园。海洋文学关注海洋的根本目的,海洋文学书写的基本旨趣,不应该停留在彼此斗争与互相征服,而归根结底是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与时俱进的向往,是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回归到生态文明的理念明晰与幸福畅想。所谓反者道之动。正如张炜所言,我

们要打破执着于陆地思维的狭隘、干燥、扭曲,海洋文学需要更高更远的海洋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讲,“大地文学”和“海洋文学”是相通而不是对立的。

海洋文学的新境界,更坚实的生长点,当然是始终来自海洋文学书写者对海洋的一往情深。文学对海洋的守望与畅想由来已久,远自《山海经》《奥德赛》以来,无数文学作品和文人学士都在执着地书写着海洋。其中佳作连连,不乏神秘之思,但更多的,是以此表达人类自我力量确证的奋进与不屈的梦想。譬如新近出版的李师江的《丝路古船》,就是在这一悠久传统的大背景下,通过摹写海洋与陆地之间的矛盾关系,在二元对立的左右为难中,体现出长期以来非常普遍、浓厚的海洋情结与坚定的现代海洋立场。当然,他的《黄金海岸》也是海洋文学书写的另一部重要作品,甚至被石华鹏评价为“野心之作”,认为其“小说时间跨度大,人物众多,具有史诗的架构和品相。汹涌的时间之海与飘摇的个体命运成为小说的叙事之根”。

当然,对海洋更为深情的吟哦,纵观文学史古今,往往更频繁地呈现在诗歌写作当中。而以诗歌形式表现出来的海洋文学,更可谓海洋文学中最引人瞩目的一部分。谈到海洋诗,相关的文学书写可谓灿若群星。就当下而言,闽东诗群(汤养宗、叶玉琳、谢宜兴、刘伟雄等)放眼全国都显耀眼。他

们对大海的不倦书写近年来引起了人们对海洋文学、海洋诗歌的特别关注。闽东诗人们在海边扎根生长,与大海朝夕相处,海风吹与海浪涌是日常也是人生,海水是他们的生命之水也是记忆之根。海洋不仅与他们的身体激荡,也与他们的诗歌相互回响,流淌出来是诗,更是生命的回声。是“从大海的身体里走出来的诗人”,这大概是因为他们追问、探寻、描述海洋的本质,用诗歌与海洋互证来追寻诗的本质,进而叩问海洋的精髓。

当下海洋文学的新境界,根本上仍是奠基于人们对生态文明之上的新时期的认知。随着海洋在国家战略上的地位不断提升,海洋文学作为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响应“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国家号召、提升全民族的海洋意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更是推进国际海洋文化和海洋意识研究,提升我国海洋文化软实力,构筑新时代人类生态文明梦想的需要。因此,海洋文学既要有独特的语言、人物、题材来建构海洋文学叙事,也要以新时代生态文明的视野来生成全新的民族海洋意识和文明体察,进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蓝色诗学”话语体系。

一言以蔽之,未来可期的海洋文学写作不仅要赋予海上丝绸之路以新的内涵,也要让中国海洋文学叙事进入生态文明向往的新境界。



诗路花语

星空(外四首)

□叶燕兰

星群在头顶闪烁而不必担心
闭上眼睛,也能借助虫鸣找到
七月,草丛中平躺的心跳

星空下,村庄掰开泛着微光的手指
细数绵羊
不等第一千零一只爬过山坡
劳作的人们早已倒下
渐露溪流的鼻息

多么完美的星空
像一片无人开垦的原野
婴儿咯咯笑着
扑向手无寸铁
而胸怀谷粒的母亲

我想我是海

夏天的风暴
即将带着独家记忆离开

而你已经能够划动双桨
在自我的海面
制造波浪,光斑
和鸥鸟低飞的痕迹

海水正蓝,弥漫着九月腹部的深
一艘小船缓慢靠近港湾
岸上站着挥手的人。他们也许是你
历尽千帆的父亲,也可能是
你满目浪花的母亲

原谅

原谅我只能给你这些
轻羽状的字句
它们长长短短,甚至还不会飞

原谅我的眼睛,它缩略了落叶
脉络起伏的一生

原谅我张开的嘴巴
说不出草木深藏的话
原谅我伸出的双手
抓不住星光暗涌

原谅我。即使已成为母亲
却还是像少女,一谈到爱
就红了脸,拿捏不住分寸

独一份

你要相信他们。有时流出的泪水
舔进唇角也是咸的,但轻易不会
伤害你

你要相信你的悲伤
将和快乐一样无用
不必节省着用,也能过好
这奢侈的一生

你要相信。这已足够幸运的存在
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但绝不雷同

在深夜的洞头海边

我们都相信,彼此还可以待更久
要不是海风一遍遍劝慰
形成某种无形的吹拂

与其说我们在海边大排档
一直坐到了不得不离开的时候
不如说,一种浪潮般的微醺
不断从深处涌来
轻轻拍打着你我,不知为何
突然再一次绯红的脸颊

我们一直坐到了最后
话语中柔软的部分,始终含着
经过反复磨砺
某一刻竟从身体缝隙发出了
微弱又轻盈的光

到最后,我们终于起身离开
像浪花一朵连着一朵,消失于黑暗
摇晃的水面
以碎裂的决心
平静地返回各自身世的大海

新人新作

寻访老枞茶树

□张旭

错,古城醉眼看花,大道其光,光明之城朱门绣户。

苦楝树

信马由缰的风,梳理零乱的林梢,一树繁花聆听春天的回声。

阳光滋润的枝干,铭记时序的冬去春来,清晰的年轮,环绕岁月前行的步伐。

不与红花浅草斗妍,许以村庄的烟火,熏陶泥土的气息,沐浴农家稼穡的悠然野趣。

绿荫如盖,根系深植于脚下的土地,黝黑枝杈,撑一片漂泊旅途的眷恋。

紫色花儿开,知了叫醒夏天,孩童睁开好奇的眼睛,带回天籁的蝉鸣。苦涩果子挂满深秋的金黄,迎面白头鸟儿的翅膀,智慧点灯,照亮季节思念的延伸。

西下南洋,当年义无反顾的先辈,拎起悬挂枝头的行囊,一别波涛起伏的楫,自我救赎的关山万里,苍茫天涯路逐梦苦乐年华。

蕉风椰雨,一样的月儿,静泊在故乡夜深的河畔,照熟悉的温情人间。

风不来,心静如水;雨来时,潸然而下。带着离别的记忆再老屋的炊烟,缕缕飘荡着“乡音无改鬓毛衰”的蹉跎人生。

村庄的阳光,依然亲切,池塘倒映一张回不去的容颜。祖厝宗祠,站在时光流淌的门前,还醒归来游子的仆仆风尘。

所谓老枞,是指树龄较大的茶树。在光泽县干坑林场境内有三株树龄200多年的老枞茶树,我因为一次采风的机会,得以一睹百年老枞茶树的英姿。皮卡车依山而行,左边是湍急的溪流,因为刚刚下过雨,溪流对面的山壁上时不时就能看见一条山泉小瀑从山间飞流而下,山路是石子黄泥铺成的土路,且多为弯道,我们坐在车中随着弯道左摇右摆,一路颠簸近40分钟才到达。这里只有六七户人家居住,几栋木屋坐落在竹林深处,房前种着几丛芭蕉、杨梅和鸡爪梨等果树,屋后山泉流淌,路边开着不知名的野花,微风拂过,空气中弥漫着大自然的清新,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

这里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一年有85%以上为雾天,空气湿度高。茶树生长在排上苦竹坑,海拔1500米,通往苦竹坑只有山间小路,车已无法通行,要徒步前往。我们一行沿着陡坡慢慢地前行,随着山势越走越险,一路上看到最多的就是茶树,还能看到红豆杉、香榧等珍稀树种。

据茶农介绍,此处山地多、雨水多、雾气大的地理和气候环境非常适合茶树生长,所以这里产的茶的品质特别好,具有冲泡多次口感仍然饱满甘甜,叶底亮丽舒展、秀挺鲜活的特点。而老枞红茶制作工艺繁复,要经多道工序制作,对制茶人的技术要求极高,这也使

得老枞红茶更加珍贵。经过近三小时的跋涉,我们来到了三棵百年茶树面前,树高3米多,树冠面积达20多平方米,主杆直径12厘米左右。树枝繁盛,交错纵横,枝干虬曲苍劲,枝干上多布满绿色的青苔,因此老枞茶叶具有独特的“枞味”,木质香和青苔香融于其中。百年老树生长在森林中,被周边的大树遮挡了部分阳光,所以年产量较低。古树未经修剪,生长出的茶叶叶面更厚,母水足,制成的干茶条形更粗,茶香更加浑厚、甘甜。

抬头望向这三棵老枞茶树,历经200多年风雨的古茶树依旧挺拔地立在山间,见证着干坑红茶的起伏变迁,斑驳的树皮似岁月雕琢的痕迹,一阵清风拂过,树叶沙沙作响。



1月新人 张旭,1988年生,福建光泽人,作品散见于报刊。本文为新作之二。

心灵驿站

乡音

□王伊琳

忽一眨眼,冬日已至。

家乡的气温比我读书的沿海地带低了不少,不比动车车厢里座无虚席烘出来的温暖,一随着人流挤下车,我就被扑面而来的冬日冷风狠狠招呼了一下。

我拖着行李箱去坐出站的电梯,脚底下的黑色电梯格子一层接一层往下,眼睛却追随着电梯前面两格里一对青年男女的背影。很平凡的背影,没有任何特别,只是他们对话时用的是我在外地很久没有听见过的家乡话,换个文绉绉一点的表述,就是乡音。我并非有意做窃听他人家长里短的“狗仔”,只是听到这无比熟悉的乡音的那一瞬间,我才真的有了已然回乡的实感。

乡音所能承载的,原来那么多。回家的路上,我靠着窗坐,眼睛透过车窗玻璃往外望,映入眼帘的是起起伏伏的山,连绵不尽成一片青绿,或浓或淡在家乡这一幅画卷上落下剪影。

我把手贴在紧闭的车窗玻璃上,似乎这样就能触碰到那些山,口中忍不住感叹道:“好多山啊,外地都见不到这么多山的。”

“对啊,你那边沿海嘛……”母亲这样回答我。

在这样一来一回的对话中,我才惊觉一进入家乡地界,自己就已本能地将普通话切换成了家乡话。

乡音就这样不被察觉地在我与父母间流淌,成了我进入家乡的凭证。第二日陪母亲去买菜,元旦佳节,照例是要同亲戚朋友小聚。瓜果蔬菜鸡鸭鱼肉在菜市场里摆开,母亲在芋头摊前挑芋头,熟练地操一口乡音和摊主大妈砍价。今日有些阳光,不多,却正好,洒在人身上有一种妥帖的温暖。整个菜市场就沉浸在这一种妥帖的温暖中,砍价、吆喝、唠嗑……乡音以各种形式四处飘散,于我脑海中回荡,再回荡,直入记忆的深处悄悄安家,永不消散。

乡音所能承载的,总是少不了一座城市的记忆。

回学校的日子总是来得很快,我挥别父母和群山,又要回到求学的沿海之地。到站后我下了动车,裹紧了围巾慢吞吞往出站口走,身旁有路人大哥不小心撞到了我,他回头急急匆匆说了些什么,是带着浓重莆田口音的方言。虽然听不懂,但我猜出那大概是对不起抱歉一类的话,于是自然而然地回复了他一句没关系。等那句“没关系”出口,我才蓦然惊觉,进入异乡地界,我又已本能地将家乡话切换回了普通话。意识到这个事实,我站在原地,心底不免有些空落落的。

我打开微信,给朋友发去一句用家乡话说的语音,对方很快也回过来一条语音。摁下那条语音的播放键,里面果然也是一口熟悉的家乡话。

听着这条语音出了站,乡音所能承载的,还有一个人漂泊的灵魂。



轻灵短章

大地飞歌(三章)

□万代辉

枝繁叶茂间,早已布满一片栖息温暖的归巢。

刺桐花

走出苍茫的丛林,集结于环城温陵;昼夜间,点缀诗意勃发的街景,一缕清新擦亮城市的眼睛。

身为菩提树。海边列队的船舶,趋之若鹜的脚步迎面东方港口的万里晴空。

候鸟穿梭,俯瞰春天的海岸,屋脊燕尾,听潮汐的钟鼓,携手凌空双塔出海口追逐梦想。

舒展的脉络,拍打丝竹的韵律;为城而生,为城击节千年。

海边蚶壳厝的墙角,簪花一瞥惊鸿,榴榴舟楫渔歌唱晚。

灯红映着酒绿,在黄昏的尽头无边风月,沿街巷和环城路旁逸斜出,穿过港湾扬帆万里波涛;照亮城垛,照亮德济门前的擦肩接踵。刺桐花下南贩北贾,在岸上聚宝街、大隘门……和黄金、珠宝、玛瑙绽放东方大港的高光时刻。酿落红为酒,酬酢宋元“海丝”往返的商贸,顺济桥边四百年的航筹交

相思林

飞鸟落下向阳的种子,在荒野中点燃探知的火炬;风来雨去,生命自是“一棵草一点露”的成长履历。

“肠断秦台吹管客,日西春尽到来迟。”旷野蒲公英絮,循环千年的生死之约;红尘拂面,紫凤青鸾共羽仪,枝叶连理再顾倾城。

曾经三百六十五里路,此去经年;独酌的乡愁,品一枚相思相随的红豆,星辰微醺,窗外酣然的月光一夜蹒跚。

梦中的家园,藏着儿时的弹弓;枯枝落叶燃烧的火焰,扑閃两小无猜的竹马。熟稔的蛙鸣,啾叫的牛羊,小桥流水,山菊花带着芳香敲开五谷的家门。

粗大的树干削成柴橹,星辰大海,起早贪黑摆渡生活的航向;或为拄杖,迎着缕缕晨光,踏向黎明,赶一路硬气的秉持。

远方有你,列队在怀念的窗口,婆娑悠悠往事。一湾海峡,根植血缘的相思,片片痴情的翠绿,停泊在阿里山头;杜鹃声声啼血,蓦然回首的故乡,

